



隆按六人仕京  
輔並稱廉能而  
皆不得究其功  
業甚則有陷于  
大戮者雖一時  
在廷諸臣無有  
容之度而露才  
揚已亦其自取  
之耳若王章死  
于敢言烈哉大  
夫也又不可同  
日語矣  
唐順之曰前段  
直叙至京兆後  
却橫豎曲直摹  
寫專以京兆尹  
為精神故也  
茅坤曰廣漢多  
才而班掾亦  
極力摹寫而工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

河間後。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

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

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

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

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

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

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矣  
隆按此傳逐段  
叙逐段結

盧舜治曰治京  
兆先案大豪治  
穎川先制首惡  
此廣漢治行所  
以尤異處  
茅坤曰狙獪之  
見傾危之情  
又曰荆川嘗以  
破黨言而子獨  
謂非名二千石  
可大之體

茅坤曰匈奴中  
皆聞廣漢此即  
畏郅都而胡兒  
引弓射之不能  
中之類  
茅坤曰廣漢之  
接士即張湯之  
推屬掾  
盧舜治曰某掾  
卿所為非二千  
石所及從龔遂  
治渤海來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之處及欲發起之狀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  
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  
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  
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穎川太守郡大  
姓原褚宗族橫恣師古曰原褚二姓也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  
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  
先是穎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  
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  
而使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  
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其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鉅筭師古

曰鉅若今盛錢減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  
或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筭音同  
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  
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  
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  
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  
殷勤甚備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  
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

茅坤曰又另提且結前而起後陰接善為鉤距句是綱以下釋鉤距之義是日又按語簡之術利用匪鉤距之術利用詭皆申韓之故智

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

仆頓也僵音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

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

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

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鉤

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鉤距者設欲

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

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今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

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

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

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

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

曰調辦具之也棺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

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

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遠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

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

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

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

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

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廣漢歎

隆按以下叙事  
錯落  
芋坤曰廣漢好  
調奸事故特奏  
請游徼吏秩百  
石

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

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

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

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

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罌所以盛酒也時光女

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

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

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專屬彊壯逢蠶氣師古曰逢蠶與鋒

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

唐順之曰摧破  
霍氏及好用世  
吏子孫事未必  
亭長當聲諸事  
之後蓋各從其  
類也  
袁宏曰事光于  
生前而死即許  
其失此是廣漢  
心術不端處班  
掾下事光二字  
有見  
茅坤曰既已好  
侵犯中貴而又  
好用世吏子孫  
此必欲倚之以  
為耳目者即前  
節箭之木術

漢書卷之六  
趙廣漢  
錢

隆按書法前稱其能後稱其橫見羨惡不相掩終以此敗句結前起後

茅坤曰廣漢以調起功名而卒以調賈誼傳所謂陰符經之煞機相反者乎隆按三事皆用疑字此正莫為

持難處所以不免于敗

黃震曰守穎川郡中震栗守京兆發教如神非不一時大快人意而元氣索然况其善用詢距率先以計令相怨答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死死斬其閱謂非傾危微利可乎案蘇賢殺榮畜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橫可乎然則殊死之刑雖漢法嚴慘非庸

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

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

軍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

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

追入。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今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

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

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耐耐祭宗廟而先繫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

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

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

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

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

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

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

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

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

漢書卷之六 趙廣漢 南

漢自取之哉  
王世貞曰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必爲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隆按末復綴爲京兆尹四句是掉尾語又洗發一番

隆拱曉習文法喜擊劍伏後文武垂備冷案又按公蕭二字翁歸根本處茅坤曰翁歸之

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

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

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

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

治在近刻鏤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調而爲傾危而翁歸特以名籍而必刑罰然不以行能驕人則器識固遠矣

隆按翁歸自名文武兼備不嫌於誇延年日以能不及翁歸不嫌於怯英雄本色大率類此皆非後世可及

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

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

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

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爲文辭而問之甚

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

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

縣分爲兩部閱孺部分北師古曰姓也翁歸部分南所舉

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

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

南

隆按一用舉廉  
應前公廉句

唐順之曰翁歸  
作用與廣漢相  
似

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  
之子同邑人也。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  
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  
言決斷  
諸縣姦邪之  
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服  
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  
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  
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  
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更反不以無事時。其有所

盧舜治曰縣縣  
有記籍。詎前不  
必設以一警自  
鉤距不必用此  
叙其簡易處

隆按叙治東海  
治扶風總以姦  
邪罪名縣縣有  
名藉句為綱領  
而兩以大治句  
結之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郟許仲孫。師古曰郟縣之  
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  
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  
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  
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  
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  
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  
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  
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  
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  
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



茅坤曰困辱之令不得以金贖

唐順之曰此與廣漢異處茅坤曰翁歸之政雖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所立不同此所以終也

隆按至末復點出闕孺有治名了前案而歸結十田延年知人何等結構茅坤曰延壽多大雅不群之略而情也蕭望之嫉賢而延壽亦不遜隆按田延年舉尹翁歸魏相薦韓延壽班史並首紀之著其得人云

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

救使所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千臥反

責以負程不得取代

師古曰負數也

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

師古曰鈇所莖刃也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劔鈇皆失之也

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為最也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

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

師古

曰右猶上也

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

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

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

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闕孺亦至廣

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

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

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

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

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

隆按治甚有名  
一句虛語以下  
即其實  
又按追提廣漢  
相形

唐順之曰延壽  
為政略似黃霸  
隆按歷召郡中  
以下正與廣漢  
相反處  
陳確曰延壽改  
廣漢之治黃霸  
因延壽之政而  
穎川皆治因革  
當也  
茅坤曰延壽守  
穎川則反廣漢  
破黨之故指而

為和跡黃霸守  
穎川則因延壽  
禮讓之善治而  
無異同

唐順之曰前穎  
川後右馮翊總  
括在此  
又曰大率延壽  
好施張

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

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

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

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

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

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

也。沈

隆按吏聞者以下三百字與延壽痛自刻責自字相應

唐順之曰此下才是東郡事

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

茅坤曰。門卒奇而太守因之以謝過。又一奇

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省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

隆按閉閣思過  
即上痛自刻責  
意

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  
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奮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  
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  
一縣莫知所為今永番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  
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  
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  
猶傳也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  
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永以  
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

茅坤曰以上詳  
延壽德行大略  
以下次延壽所  
蒙禍處

隆按按望之始  
焉諛附魏相致  
廣漢於死矣迺  
延壽之賢而又  
文致其罪竟坐  
棄市休休有容  
之度果如是乎  
盧舜治曰延壽  
許望之期趙廣  
漢許魏相相似  
何其倒行而逆  
施之

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  
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  
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  
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  
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  
望之以  
延壽時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  
已之上故忘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之即部吏案  
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  
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  
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  
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

唐順之曰東郡  
事廼在按事時  
叙之  
茅坤曰按御史  
所劾奏延壽事  
並據拾行縣時  
聲名之過耳豈  
得以上階不道  
案坐之而望之  
卒為石顯所陷  
而死豈非天道  
好還哉

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

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

黃紉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駕四馬傳總建幢祭李奇曰戟

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繒飾鑣鎡也建立也幢旌

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榮有衣之戟其衣以赤黑繒為

之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鼓車歌車孟康曰如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

古曰郊祀時備法駕也戰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室也望見延壽車噉咷

楚歌服虔曰噉音咷呼之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

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令騎士兵

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籥如淳曰籥盛弩箭箠

也師古曰鞬鞞即鞬鞞也籥盛弩矢考也又使騎士

其形如木桶鞬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延壽又取

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

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

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壓鐔音淫及取官錢帛私

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

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

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

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

隆按前既無狀  
指上試騎士一  
段

黃震曰延壽為  
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煥然三代  
之遺風乎其守  
馮翊也恩信周  
徧二十四縣莫  
敢以辭訟言者  
孔子所謂為政  
以德有耻且格  
非歟而以階上  
不道竟坐棄市  
望之傷善息能  
之罪於是大笑  
隆按末句是掉  
尾語

茅坤曰敞之材  
指大弊於所上  
書已見其概而  
班掾叙次點綴  
如畫

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  
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  
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  
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  
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  
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

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

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

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

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與故但言屬車耳。今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

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

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

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

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今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

何

王掃曰敞與魏相蕭望之皆不得志于光者也光崇之後三人上疏言霍氏俱援李氏專權為證然相望之所言若未能盡除私意惟敞辭止氣中又善于處事惜不用也茅坤曰西漢第一等書跡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為反音初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

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忌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

漢書卷之六 長安 用

直德秀曰張敞之意在于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足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臣之計而不行

未蒙口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

生大志疏請膠東不辭煩劇敵真能吏哉

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

隆按天子徵敞與前不徵也相應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

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



異如此

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

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

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

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

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

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

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

輜音步千反又音楚疑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表

唐順之曰又近一層

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

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

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

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

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

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

隆按前後四疏皆有直言敢諫之風守字有裨于君國以故班史悉書不遺

茅坤曰借故太守扣影而品次有倫

盧舜治曰叙其治盜法賢于尹翁歸

隆按中間挿入敵為一段概論其生平且與廣漢相形此步

驟大史公處唐順之曰此張敞小傳也黃震曰敞能更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惟廣漢與敞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略循廣漢而發發過伏不如鳴呼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温厚言富足

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致至也

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

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

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

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

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

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

之多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

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

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

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使御史驅自以

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

便面拊馬。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

隆按借蕭望之  
于定國兩人相  
影  
隆按班史敘此  
處一如太史公  
敘程李兩將軍  
法

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  
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  
好為詡畜蘇林曰憮音憮有司以

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

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

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

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

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

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  
例也音必

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  
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

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挈師古曰賊捕掾主捕  
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

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

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

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

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

命乎師古曰言汝不  
欲望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

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  
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

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師  
古

曰從輕法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

茅坤曰宣帝不  
欲以案誅絮舜  
一節收坐故追  
論其憚黨所以  
薄其罪也

隆按枹鼓數起  
應上枹鼓稀鳴  
又按家在所與  
上亡命相顧

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師古曰不還其

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

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

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

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

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

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

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

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

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

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

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也。盜若囊橐之

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

曰轅。椽也。重轅。重禁中。師古曰重禁。即今之廊舍也。一

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禁音扶。分反。敞傳

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

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

隆按材輕非師傳之器句當與上徹無威儀參看正文字血脉處  
素裝曰敞以經術飾吏治卓有可觀而望之謂其材輕非師傅之器其然豈其然乎  
唐順之曰借客情引入亦見敞作用

餘。異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

治之耳。

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纏裏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廐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廐為名耳師古曰纏即今方目紗也纏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

更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

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

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其事

唐順之曰尊數以剛毅成功亦以此廢又曰此文節節生情黃震曰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宋祁曰姪當作詬

王囚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入學官而尊事之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姪管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闡門檄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劉敞曰月長安上雍不過號過字是史家誤表表曰一出教告屬縣一出教救掾功曹如是而有不能底勵從善如張輔者方正之罪尊得治體矣唐順之曰大率尊剛勁侃毅人於此可見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

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承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承教。

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

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傷郡界。豪彊多誅。

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

師古曰：師古曰：絕。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

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

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

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師古曰：右扶風

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邛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

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

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

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

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類坐以王得罪。及尊視

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

唐順之曰：以客形主便古雅縱恣。

徐中行曰：處驕王不屈不亢賢哉。

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鄙風篇名刺。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卑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

王維楨曰：尊自言曰者指歸舍就全等事也。

尊舉掖，顧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后名也。

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

陸按：次初中書一段，起尊劾匡衡張譚案。

陳仁子曰：匡衡阿附石顯，幸成帝，素知其惡所。

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



以衡得乘其機而奏徙以死若帝非知顯之惡則衡之附顯者終其身王尊之奏所以誅衡之心者也帝不以尊言罷而後乃以取封邑罷捨大奸而問小賊宜世無所警懼而阿附王氏者紛紛也  
隆按尊劾衡譚不以時奏白顯遂亡大臣義當矣而曰其言尊臣卑君則顯殺望之戮猛誅房髡威百官反目皆事實也且衡譚雖失之于明

而能劾之于後固賢于終不劾者而成帝緣此遂免之而徙去以死則衡譚一奏之力也假令衡譚而奏于元帝優游不斷之時徒與望之輩俱受其毒耳奚益哉愚故謂此兩人者當劾其前日阿顯之迹而不當誅其今日奏顯之心也

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溫而義也事見虞書臯陶謨也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

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六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

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

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行本作衡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

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

御史丞問狀劾奏尊長詆欺非謫赦前事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

臣歷謂所奏非一人

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

臣歷謂所奏非一人

臣歷謂所奏非一人

隆按贊言尊諱  
詭不經好為大  
言謂此兩事爾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

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

民害晉灼曰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

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發軍擊

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

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

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

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

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

使人為尚書夫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

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許

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吏

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

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

為大言倨嫚嫺上師古曰嫺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

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

也今號州湖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

城縣取其名

茅坤曰尊此差  
非是  
劉尚曰御史大  
夫忠張忠也

隆按吏民多稱  
惜之句結上起  
下  
唐順之曰訟文  
甚古而嚴

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敗為雁門太守

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

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

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

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

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

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

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

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

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承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

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漢書卷之六十一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

子闕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

畫此議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

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

睢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

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

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刺譏不憚。將相誅

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

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

奏。猥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

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

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

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

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

隆按尊治行之  
詳及御史大夫  
所以奏尊之故  
不書于叙事中  
却于湖三老訟  
文見之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  
正卯於兩觀之間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  
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  
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  
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  
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師古曰以  
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  
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  
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

宋祁曰立字  
疑有尊字  
隆按尊之勇節  
從如尊乃勇句  
來  
素表曰用而廢  
廢而復起諸艱  
歷試所至輒以  
才能稱尊其吏  
治之最優者使  
置之輔弼其相  
業必有可觀者  
矣

隆按名敢直言  
句是大綱領

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  
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  
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  
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  
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  
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  
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  
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  
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

胡縉宗曰章雖鳳所舉而不附鳳正其卓見處而史曰非鳳專權不親附鳳過矣  
隆按王章始陷于石顯繼陷于王鳳而敢言之氣不為少屈烈丈夫當如是矣又按班掾傳王章不甘鬪發而死于剛直之慘却于妻女語言中見之殊為奇妙

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

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囚時有九

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

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

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

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

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隆按傳未復提章為京兆敘句蓋重傷之云

劉子暈曰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計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所為出于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

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

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

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繫

已為近世表張敞術術履忠進言師古曰術術彊敏之貌也緣飾

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媿之名

師古曰媿古情字謂走馬相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

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